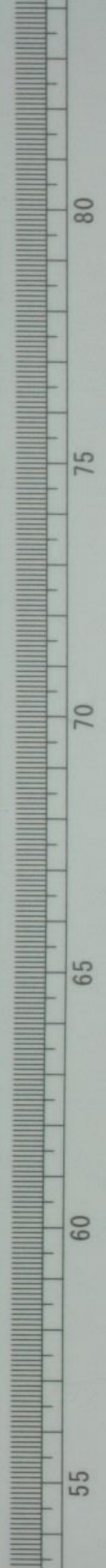




九十一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8



文庫11
D263
.18

後漢書卷之九十上

馬融傳第五十上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成懽里人也將作大匠

嚴之子嚴援兄余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

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

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

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

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

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賈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

後漢書卷之九十上 馬融傳



010190558300

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殣也音覲

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

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

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

往應騰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

也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

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

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

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

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元初二年前上廣成

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界限也是以蟋蟀山樞

之人竝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

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康欲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有才不能用其

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淪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夫樂而不荒憂

而不困左傳曰吳季札聘於魯魯為之歌頌季札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

所以平和府藏願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廣成頌

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鬼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

周詩

憂敵也音古八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椎

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見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詩小雅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

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滯而

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

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厄運謂地震大水

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

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

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

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

又無以自娛樂始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

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

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

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

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

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于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它與人同樂也劉放

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

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

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

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督命師於鞬橐

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

鞬以藏箭橐以藏弓鞬音紀言反橐音高禮記

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鞬橐鄭注曰鞬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

也

左傳鄭子大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杜預注曰雷霆震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

象類之也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異存凶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

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畧聞

且區區之鄴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

鄴周文王

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爾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

詩詠圖艸樂

奏騶虞

韓詩曰東有圃野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

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

是以大漢之

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

周禮曰風雨之

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焉天邑謂洛陽也

揆厥靈囿營于南郊

揆度也詩

大雅曰王在靈囿言作廣成苑以比之

徒觀其埏場區宇恢昭曠蕩蘋

芻勿罔寥豁鬱泱

蘋音眇泱音烏朗反並廣大貌也

騁望千里天與

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轡三塗左概嵩嶽

陸音欺於反上林賦

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陸廣雅曰轡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

據衡陰箕背王屋漫以波澹寅以榮洛

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

雉山澧水出焉東曰衡山多青腹地里志云雉縣衡山澧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

縣北周禮曰豫州其浸波澹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澹水出黃山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

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榮水在榮陽縣東

乎其中峩峩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槃回嶕峩鎔崔

金山

金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澗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郡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

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般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唯音徂回反嶕音隅峩音魚軌反並高

峻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

爾雅曰汎

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焜光

也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

之毛誰非君臣摧相傳音角摧牧未詳莊子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荼苦菜也詩曰

董荼如飴節亦其也 芘其芸菹昌本深蒲

芘音紫菹音其爾雅曰菹月爾郭璞注曰

即紫菹也似蕨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菹音資都反廣雅曰菹菹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

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 芝蒨董苴藁荷芋蕒

芝蒨草也禮記曰芝栢菱棋蒨

音而董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苴音戶官反禮記曰董苴粉榆鄭注云苴董類也藁荷苗似薑根色紅紫似

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 桂荏鳧葵格萑菹于

爾雅

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菲鳧葵葉團似
蕁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蔥格與荅古字
通蕁音子閭反即芭苴一名芭蕉
于軒于也一名猶生於水中淡
其植物則玄林包

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
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

陵絕高曰京藩亦
蔽也建木長木也椿梧栝栢柜柳楓楊
並木名也柜音矩楊協韻

音以豐形對蔚峯頽慘爽
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
征反

韻音翁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瀼確扈蕪熒惡可

生
彈形鋪音敷確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花初
出為笋與確通其字從唯本從荏者誤也扈

音戶蕪音胡瓦反字從圭並花葉貌本作蕪說文
云蕪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音烏至

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
爾雅

曰十月為陽孫炎注曰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
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

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
之禁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

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擘斂

九藪之動物縲橐四野之飛征
擘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楊

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泰野雍
州弦蒲幽州蓁養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

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縲音胡犬反又胡串反
說文曰縲落也國語曰縲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縲還

也橐囊也音託四野四
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

羣鳴膠膠鄙駮譟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

陳子籌昏
鳩聚也敦音屯亦積聚也鄙駮獸奮迅貌
也鄙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侯侯

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玄隸首黃帝時善筭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筭計

於時營圍煇廓充斥川谷罕置羅罟彌綸阡澤阜牢

陵山罕音浮雉網也置兎罟也罟罟網也音力官反並見爾雅阡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阡壑也阜牢

猶牢籠也孫卿子曰阜牢天下而制之校隊案部前

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為堅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

長也戊巳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

路六驪騖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脩幢陽

十月朔也疏鏤謂雕鏤也周遷輿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驪騖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驪騖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駘駕鐵

驪今此亦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曰旌

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也音緣鳴則風動故畫之於旌旗以候埃

塵也撞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曳長庚之飛鬚載日月之太常榘招

搖與玄弋注枉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鬚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

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曰日月為常招搖玄弋天狼竝星名也枉矢妖星地行有尾目赤

畫于旌旗也劉放曰注在矢妖星地行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案妖星可見尾尾而已又言其赤非也

赤當作亦上文太常羽毛紛其彰馳揚金變而拖玉

環彰馳羽旌飛揚貌也彰音必由反馳音羊救反蔡邕獨斷曰金變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

環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

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鎔五色以摛光

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

既同言徒眾齊同也旒亦旃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旒動而鼓摻音所全反與森字同○劉攽曰注我車既

好案我當作田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雋良

野場謂除其艸萊令得驅

馳也左傳曰天子六軍雋良馬之善者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

教達戒通

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眾又曰司馬狩田

以旌為左右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伐咎鼓撞華鐘獵

徒縱赴榛叢

咎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周禮咎鼓長尋有四尺

徽嬾霍奕別驚

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

嬾音呼獲

反並奔馳貌

風行雲轉匈磔隱匈黃塵勃滃闇若霧昏

音磔

苦蓋反匈音火宏反並聲也滃音烏童反

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

標狡課才勁勇程氣

標狡勇捷標匹妙反

狗馬角逐鷹鷂競驚

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緝猥蹠

縱特肩脰完羝攜介鮮散毛族楛羽羣

緝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

猥蹠野馬也爾雅曰猥蹠野善升猥蹠音比縱猶撞也楊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為縱音楚江反韓

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頸也脰音豆完羝野羊也臣賢案字書

作羝音戶官反與完通楛音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楛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擾也

然後飛鋌

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窺伏扔輪

梧轄

銜牙也周禮曰王弓以授射甲革榘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仍音人證反聲類曰仍摧也言為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轄車軸頭也音衛謂車軸輻而殺之

役爰狂擊

頭陷顱碎獸不得彖禽不得警

殺亦爰也音丁外反顱額也音盧彖走也

音丑戀反警視也協韻音疋例反爰音殊

或夾田未殊顛俱頓躓蝻蝻蟬

蟬充衢塞隧葩華蒞布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

未殊謂未死蝻音而老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貌也

若夫鷲獸殺蟲倨牙

黔口大匈哨後縕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

兩雅曰駮

如馬倨牙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匈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曰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縕巡竝行貌也縕音於粉反孟子曰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撓迫也禦扞也

乃使鄭叔晉

婦之徒睽孤剗刺裸裎袒裼

鄭叔鄭莊公第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太叔于田

乘乘馬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剗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孟子曰袒裼裸裎於我側說文曰裎裸也其字從衣

楸栢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醫熊

祛封豨

爾雅曰楸山桑也音一染反槎斫也音仕雅反嶰謂山澗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醫亦狂也音劫古字通封大也豨猪也虛起反

或輕諄越悍

廋疏嶮嶺犯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構踔躔枝杪標端

尾蒼雌掎玄援木產盡寓屬單

諄輕捷也音初稍反越音丘昭反說文曰

越行輕貌廋疏猶搜索也度音所由反字林曰嶮山巔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

後漢書卷九十一

九

曰巒栴音莫寒反踔跳也音敕教反壽音尋謂長枝也抄音亡小反標音必遙反竝木末也雖音以蔡反爾雅曰雖卑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未有兩岐兩則自懸于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椅音居螳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

罕罔合部 罕罔弋同曲類

行竝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罕網也相如雲罕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醫

羅絡縠遊雉羣驚晨鳧輩作輦然雲起雪爾電落 羅絡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

矢也落與礮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縠張羅貌也縠與幕通羣飛也音揮雪音素洽反廣雅曰雪雨也

爾乃蘋觀高路改乘回轅沂 言鳥中繳如電之落

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

蘋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

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

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 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執戈揚楯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蜮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

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

放曰正文案導當作道 劉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

拿 捐音所交反鄭玄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性曰夔罔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

然後緩節舒

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籟川衡澤虞矢負陳罟 波籟池也前

後漢書卷九十一 馬由專

書音義曰籟在池中作室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負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致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過也籟音圍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音翬翬終葵揚

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茲飛即飲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負焉宿沙非閭於漁道也彼山者非負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餽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龍銜左轡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

里得龜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也也刊除也踵猶尋也介謂鱗蟲之屬也旅衆也○劉放曰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

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

淪音蒲良反撓奴教反竝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鱧屬也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龜也於是流覽徧照嬋

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寥愀上無飛鳥下

無走獸虞人植柵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

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旌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

以享約注曰車弊車止也鬱音力
枚反歇音七枚反亦蕭條貌也
棲遲乎昭明之觀

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宏池也鎮以瑤臺純以

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潢潢沆漭錯紛繫委天地

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綠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潢

音胡廣反潢音養沆音胡朗反漭音莽竝水貌也錯紛交結也紛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相連也虹

音胡貢反朔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乃

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箝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蠱涿

音丁角反蠱音公戶反罔謂罔兩也螭龍屬短狐即

魚鼈龜蜃鄭眾注云箝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然後方餘皇連舩舟張雲帆

施蜺幃靡颺風陵迅流發擢歌縱水謳滂灸出著蔡

浮湘靈下漢女游方猶竝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舩小舟也音渠恭反淮南子曰

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幃帳也音自由反颺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擢

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滂灸出聽淮南子曰上有叢著下

有伏龜論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為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見楚詞漢女

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鷓鴣鷓鴣鷺雁

鷺鵬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鷺鵬匹鳥也鷓鴣也鷺屬也爾雅曰鷓鴣鷓鴣今

謂之鷓鴣也鷓音括鷓鷓也揚子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

而又吐生多者生八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鷓白鷓也鷺白鷺也鷺音

步歷反鵬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鳧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以瑩刀劍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魴鱣鱠鱒鰻鱧鱮魴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

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茂矣鱣音緒似魴而弱鱣鱣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鱣音卑逆反魴之類也鰻音匣今鰻額白魚也鱮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頰魚也魴音沙或作鯊郭義恭廣志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初魚躍鄭玄注云靈沼之水魚盛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鵲鵲肥澤也鵲音學言竝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于王舟

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中也

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

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克車馬既簡器

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然後擺牲班禽

於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枝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

廣雅曰擺開也字書擺亦捍字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於與餼同左傳曰加膳則餼賜犒勞也山罍畫為山文禮記曰山罍夏后氏之樽也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有似於堂

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

舉爵鐘鳴既鴈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鳴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燭既字作暨皆誤也若乃陽

阿衰斐之晉制闐龜華羽之南音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阿陽禮記曰擘

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鶡冠子所以洞蕩匈臆發

日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

後漢書卷之十一

馬中專

三

明耳目，疏越蘊愒，駭恫底伏。

越散也。蘊愒猶積聚也。愒與畜通。恫音洞。底伏猶滯伏也。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此言作樂亦以疏散滯伏之象。

錚錚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錚錚鎗鎗，鐘鼓之聲也。錚音橫，鎗音側。與反。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同其樂，則王矣。農郊，田野也。

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

胥而來同。

入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山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葱，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

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譯，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胥音謂。劉放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摠稱言語之官爲象胥也。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

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

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奔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

槃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

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

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

之舊章周禮八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

盾為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刊音苦寒反采清原嘉岐陽登俊

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

姦愚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也察滂修之華譽顧介特之

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

也畎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

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日曬鼎俎耳聽康衢管傳說

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

車曬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謂甯戚也說苑

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

魚鹽也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

祥摠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宏大也前書揚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遂棲

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雉僥之珍羽受王母

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上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園

帝王記曰堯時雉僥氏來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

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

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乎豐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

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祿子孫于億也禮樂

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關止也音苦穴反新

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

兄子喪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仇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太后聞之

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

道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

禁錮六年矣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

河間王廢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融上東巡頌

帝竒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

功曹陽嘉二年詔舉郭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

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大將軍梁商表為

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

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

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

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

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

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

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埋根言不退三旬

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

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蚩終以一言克定

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

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人也臣懼賢等專

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

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朝廷不

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

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分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

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

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

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

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

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

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

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

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

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

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艸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曰禪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禪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屯卦初九曰磐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

不貲之軀孔子曰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終以奢樂恣性黨附

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

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為矜全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為安存之慮深也坐

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上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前書曰千金之子坐不

出也子曰晉魏登高也不黜黜也

登高不黜者晉魏之人也

前書音美曰晉魏也

之辭薰主員姑安齊之獻采

其宋主主之卑也

如幾固吠蠶猶國俗者黜矣

夫子曰人之夫專苦限令全

不貫之顯不貫之顯孫以晉樂恣封黨

後漢書卷之九十下

蔡邕傳第五十下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六世祖

勲謝承書曰勲字君嚴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

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厭戎郡守曰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

名漢室死歸其正管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

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責歟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

易養曾元曰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劉放曰

注爾之愛我也不如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

彼也案文多一也字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

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

父勲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郃長及君之身增修厥

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

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

年五十三卒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免

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

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

大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

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敷

陳畱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

駟之徒設疑以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乃斟酌羣

言盡其是而矯其非是也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

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

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蓋聞

雖及胡耇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耇元老之稱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易曰聖人

釋誨

位何以守位曰仁然則有位斯譽有財斯富行義達

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
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銜自媒銜也論
語孔子曰行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周禮滌狼氏下士八人執鞭以辟道也

宰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

淮南子曰宰成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
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
曰南山斫白石爛生不遺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斫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
大夫斫音岸斫音尸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
良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
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豢養也

夫如是

則聖人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

孟子曰若仲尼者拔
乎其萃出乎其類登

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

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

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
之應也一曰慶雲也時逝

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

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

士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

羨音以戰反
本或作美盍亦回塗要

至俛仰取容

回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

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夫

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彼謂貧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替之害

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

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翁歛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釋解也管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三代之隆亦有

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

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隤君臣土崩上下瓦解南

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

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匈臆也王

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

朝四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連衡者

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

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見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

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滌士背道

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

方穀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採毛萇注云速速陋也鄭玄注云穀祿也言

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採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竝也

劉敞曰正文天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

卦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厚覆闇之甚也蔀音部是故天地否閉

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

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溺耦

而耕竝隱顏歎抱璞遠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歌曰願先生與寡人

遊歌辭曰王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大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歌願

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矣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遠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

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

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弃輕細之物而去言

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

聞之日南至則黃鐘應融風動而負上冰蕤賓統則

微陰萌蒹葭蒼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鐘融風

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之生也詩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蒹蘆也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蔡邕傳 五

也葭蘆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

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經

地之基經音古鄧反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

含其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

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

濟多士端委縉紕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

紕也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於陸鴻水鳥

進於朝詩曰振振鷺鷺于下注云鷺也漸出於陸喻君子仕譬猶鍾山之玉

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山海經曰

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云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

喻漢多賢人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于

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

禹理洪水而開道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於

大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

雅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

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

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竝載

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簞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葉荷

雨笠所以禦暑擐貫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

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替御

毛萇注云替御侍御

後漢書卷九十一

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

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遠

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瞻

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止也不如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歿權賈誼鵬鳥

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

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

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

顛路路音步北反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

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

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

謂相薰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前車已覆襲軌

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

蜀天高地厚踟而躅之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怨

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

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夫九

河盈溢非一由所防

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舖胡蘇簡潔

鈞般鬲津是謂九河也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音苦郎反今子責

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

毀燔何炎亾之敢揚哉

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致毀滅杜預注左傳

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音子廉反炎音焰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

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

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

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肅眺則侯王舒注

肅急也舒緩也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

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易坤

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利用遭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

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

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

園馳騁于仁義之塗班固曰齊數仁義之林藪也

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

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充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

華蓋而奉皇樞

古今注曰華蓋皇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

王葉因而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

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

踴躍艸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

昏闇也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斃厭

也渝百歲之久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

天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已咎

也罕漫猶無所知聞也非君子之咎也管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

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

伯益也能與鳥語見史記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

其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龍求哺欲以飲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秦龍泣見

左傳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車衡軻也軻轉也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

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右於禽囚倭氏

之巧人也見尚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騑騑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

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般晉襄公縛

秦囚使萊駒以父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斬之遂以為車右臆音舒鉞反

於筋角伏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

幸於談優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公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精

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後漢書卷九十一 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

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符制格五今之箠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諛諧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上官効力於執蓋

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

游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雖風蓋常屬車桑弘羊洛陽賈

人也以能心計為侍中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

音女六反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衛眉目之間也歌曰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

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亭孤峻之貌踔猶越也音

丑教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

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

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

官中郎將堂谿典允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

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

為西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

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

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大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

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三碑毀南行禮記十五

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劉歆曰注論語二碑毀

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

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

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

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

左傳口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玄闕職經時吏人延屬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

互十一州有禁富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

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

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

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

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

罪居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

道中後拜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

以末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揚暉厚善制免為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

冀州部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召拜為冀州刺史

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

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

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

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

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

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

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

長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

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播信也

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

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

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

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靄霆

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

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

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言雖周成遇風訊諸執

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

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

以美之密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

發

辟音昔歷反史記曰霹靂陽氣之動也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

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

夫昭

事上帝則自懷多福

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

宗廟致

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

左傳曰國之大

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補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

玄府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綺鞞鞞音文伐反

迎氣五郊而車駕

稀出四時至敬

劉敞曰祭文當作致敬

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為疎廢

解除猶謝過也

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

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

勿坤文言曰地

道也妻道也其彖三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

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

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

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

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

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

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未祭中央帝也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

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

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

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小汚謂病及死也竊見南郊齊戒未

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

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

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

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

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

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

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

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

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禮儀曰有死於宮中

者則為之三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

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

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

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

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

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獸而

齧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類叙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衆邪清審選舉還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侯敕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參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殃必有緣朕以不德乘統未明以招祲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劉敞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
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枚枚寧出尚書
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蹇

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

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同疾，網網施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謠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明也。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

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恐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邑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以

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

○劉放曰

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

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

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俎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葬祖祭於

庭載升極於車也○劉放曰恒思皇后案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

亾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

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

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大極殿西

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

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雖難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觀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宮雖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雖雞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口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也○劉敞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又特詔問曰此災

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

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囊

无咎王弼注云括結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

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

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

允明深悼災咎哀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

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

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亾國之怪也天於

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

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

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

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女生則貲藏

侔於天府歿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

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

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

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趙嬈及霍玉也今聖意

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兇祿勲偉

璋偉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瑋音玄蔡邕集瑋

作玄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

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

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

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

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

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錫削以成其罪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

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

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

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

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臣

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

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

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

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

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

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漢職儀

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

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

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

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暇也前書音義曰郃吏病滿百日當免也郃

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

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

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為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攻胡毋班等辭與陟為

黨質及邕類詣劄問班所及邕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劄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綦毋班也

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歿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劄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齋猶持也與賁通臣實愚戇唯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

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劄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歿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

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

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為下

邕相故不聞也

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没并入阬陷

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

情何緣復聞

趣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

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維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未有所施法令無此以詔

書又刑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

賢宗俗本有不解飲字或為報字或改為款竝非也

歿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

當辜戮旬質不并坐

旬乞也

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

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歿一等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

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

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

即西

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

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

著十志

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志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

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

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
光武已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
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
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
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使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
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
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
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
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作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
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有律曆志
第一禮志第二樂志第三郊祀志
第四天文志第五車服志第六

分別首目連置章

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
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
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第

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

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

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

獨絕也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

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

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傳

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初邕

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醢

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音僖喜歎聲也以
 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
 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
 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憮猶怪也音武彈琴者曰我向鼓
 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
 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
 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當之矣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
 不就卓大怒嘗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

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請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
 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
 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畱為侍中初平元
 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
 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
 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
 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
 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永平二年六月
 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

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

兩轡，遠近以為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輪青蓋。

金華，瓜畫轡。廣雅：轡，箱也。

卓於是改乘阜車蓋。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皆阜蓋。

朱兩轡。

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

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

劉放曰：案文多自佞用，不成文理。當

云卓自佞，多自用。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

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交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逸山

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

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

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

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

遇，以亡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

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

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

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

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

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

凡史官記事善

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縉

推酈之類是也班固集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方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直士也

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殫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歿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

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大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

深悲也流極皆放也極音紀力反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

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其

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

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

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

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位歷三臺也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

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

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

入胡中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屬其慶者夫豈無懷

慶謂恩遇也懷思也荷恩遇者豈不思之乎

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

左傳鄭伯見虢叔曰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杜注云不舉盛饌也

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

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

執政謂王允也

放此為戮

放音甫往反

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李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

侈謂紗帳

女樂之類音伎謂鼓琴吹笛之屬也

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

徂北徙

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也

藉梁懷董名澆身毀

藉梁

謂融因藉梁冀貴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時舉孝廉稍遷冀

劉攽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諱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後漢書卷之九十下

韓昭伯

此又言韓昭伯各言如要亦本吳昭字蓋五大司

隆始曰此卷內昭字多如并昭字并昭字并昭字

對董黯魯董董卓之恩也董黯也

黯因蘇榮冀貴幸為并西策於

此琴知雷之屬也 蘇榮冀精少蘇精蘇禮言金商南

後漢書卷之九十一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

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

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

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

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

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

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玉之清潔

常與眾人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謨謀也即尚書立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

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

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

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

之尚書臯陶謨之詞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詩小雅曰滄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徐也及

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褒豔用權

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

徒蹶為趣馬栗子為內史楯為師氏也厲王淫於色

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

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宗周既

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剗削也

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

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

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窳窳其士封豕其人也

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
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
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
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乂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
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建中興之功

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

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
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
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
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讐稅之如豺虎

國語曰關丹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語其弟曰

楚其亾乎吾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殆必亾者也

劉攽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焉此誤

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

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

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期匝也謂一歲

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

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潛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

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

考奏捕案而亾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

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微也紛紛不絕送

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今

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于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

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

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

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

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

劾奏亾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

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音人林反寬其負算負欠

也算日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

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

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

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

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

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

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守寺

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亾永建三年京師

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

較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

布又上疏言宜密為備以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

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

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

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亾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群

亾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

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

脩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

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

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

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

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

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

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

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

年有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達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學樂道隨父

慎在京師贊孟氏易春秋公羊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脩令遷琅

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

回子竒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

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

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

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

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

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

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

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竝奏拜童子

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

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

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

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
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
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
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
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
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
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
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
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
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
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
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
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
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
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
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

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

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

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禮記曰公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及

納言

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

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

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

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明年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

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

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

府時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

為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

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誓之黃

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

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焦事解見蘇竟傳也

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

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

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

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郤即上疏陳之明年

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

伥音丑良反代郤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勅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

朱伥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

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為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

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

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詔

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

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

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伥乃表諫帝果

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

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

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誠章謂所上之善舉稍遷

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蕙忌之

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

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

火至其亾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

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

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

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

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

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

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虎通風興

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云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

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

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訓即遜羣

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

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

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

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

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亾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爾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

遭災以六事剋已

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

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僖遇旱而

自責祈雨

解見楊厚傳

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

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

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

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

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

晏子春秋之文

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亾無異却

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

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

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

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稽覽圖之文

也解見郎顛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

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

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

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

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

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

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

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

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

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

為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

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

魯郊而天立復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

有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

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

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

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

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

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

宜稱諡災青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

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

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

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

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

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繫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為大絜也舉時稱

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鼈露

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纂文曰鼈露今之挽歌也

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

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

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

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

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脩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常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

之也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

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

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

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

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及定公正其序經曰

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

二公之位親盡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

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

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

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

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于墓軾

商容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

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亦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敞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魚

也忠踰隨管隨會管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

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錄

乃勳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

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

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令將大夫以

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

節焉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勰音叶

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

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

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

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

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

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

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

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自勰曾祖

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

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

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

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

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有司

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

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

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

川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君子謂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

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

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

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

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

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樊君樊英也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

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

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

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

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

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

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

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筭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

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

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上

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

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

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

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

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

者七人之論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

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

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

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僖公

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紉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

後漢書卷九十二 黃瓊傳
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
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
○劉放曰注郭都之
等案文多一之字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

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
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
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
多致死亾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
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
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藉田
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

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

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

號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

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
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
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
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
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王
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墾音扶發反竊見陛下

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

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

湯之不息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
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

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

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

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

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

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

風者八卦之氣入風以時至則於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也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

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

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

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

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

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人侍講禁中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

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

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

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於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

劉敞曰正文以宜周公案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

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

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禮記

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

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

高祖為泗

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

冀可

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

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

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

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

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

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

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邾

鄉侯

說文云邾邾川縣也漢邾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邾音尤

邑千戶瓊

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
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
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
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
相徐璜等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
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
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
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
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
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

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
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
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
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
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
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
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陷
枳棘喻艱難擢
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
下之兆畫或作書
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

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亾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坐音才 卧反

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

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

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

弘農杜衆

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幸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

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

文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

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

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

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

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踪所謂抵金玉於沙礫

抵投也音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

慈母投杼

解見冠榮傳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

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今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劉敞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

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

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

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

恨三泉

三者數之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

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
 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
 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
 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
 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
 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詰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
 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
 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

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
 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久次謂久居官次也四行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
 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於來反
 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
 參等竝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
 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
 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
 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

者多訟躉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隋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

而賦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

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

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

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楚惠王

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纍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焉崔杼

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誠慕古

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袁瓌傳
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
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
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
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

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
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
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
子紕之一紕以爵再紕
以地三紕而爵地畢也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

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

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

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

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

時宜○劉敞曰案文
當作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

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

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

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

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

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
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
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拂巾衽褐以企旌卓之招矣至乃
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
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
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
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
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

其寒穉奉曆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

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

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也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

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袞職

有開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

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

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廣雅

曰適急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

之為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

彙類也易

曰以其彙征言彙音謂

登朝理政並紓災昏

紓解也音式余反

瓊名夙

知累章國疵

疵病也

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

楚宜反

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雪也

後漢書卷之九十二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

卿名况趙

人也為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

少有高行博學而

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

徵拜郎中後載遷當塗長

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去職還鄉里

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

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

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

補朗陵侯相

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

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

禮記

日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

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

人儉緹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緹音

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

初荀氏舊里名

西豪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

潁陰令勃海苑康

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野隕鼓檮戲

大臨危降庭堅竹容叔達

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

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

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

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

淑兄子

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

皆正身疾惡志除闡官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

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

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

音息汝反

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

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

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

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

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

於火，故其德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其象在周易

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易說卦曰：離為火，為日也。在天者用

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

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

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

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

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二千

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

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

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

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

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

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

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

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

盡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在斯為民亦為

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劉

放曰案文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遭後

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

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以崇國

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

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臣聞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

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

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

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為上經咸恒至未濟為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

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

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

身因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

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

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

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名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魯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

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

陽唱之義。易絳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

而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皆易繫辭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四星妃后。北極

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

高也易艮下兌上為咸艮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

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

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

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蓍屬地。蓍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

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為

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

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

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至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

五躔咸備各以其叙矣。躔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事來備各以其序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

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

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

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

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

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

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

之先生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敞曰注昔晉侯有疾案文多

一昔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

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琬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為傾

宮解見桓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

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

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

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

竊聞後宮綵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

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布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

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

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

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憲

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

四曰配陽施祈螽斯螽斯蚣蝮也其性不妬故能于孫衆多詩曰螽斯羽詵詵今宜

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

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

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

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象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為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

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

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

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

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正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嚴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

即弃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荀爽傳 七

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

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

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

者○劉放曰秦文當作弔喪問疾又私謚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

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為妻齊縗杖舻禮記

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為大

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

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

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

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

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

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

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顥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

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

敗可謂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識并它

所論叙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

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

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琬也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申鑒

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
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
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
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
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
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
其求矣肆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
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

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
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

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

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

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仞有三尺也國

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

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

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
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

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

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

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

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修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修國政而寄軍令

鄰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

德之謂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

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

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

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
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
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

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

不肅

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
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
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
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
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

禮記曰天

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也

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
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
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
焉

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

宜於今

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
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
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
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
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

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

于時夏

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主而任用

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

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

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

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

不備矣世濟其軌不損其業

濟成也

損益盈虛與時消

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

武興文永為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

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

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

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

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長社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

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

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羸長

羸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

縣東北

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

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

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卓音傳
三
豁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
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府陳寔杜密荀淑等為
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聲
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
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密縣山也

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
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
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

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

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

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嘆曰荀君

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

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大尉

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

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

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

武國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遂譖武子而逐之事見左傳○劉放曰正文案昭

當作招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

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

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遂巡王

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為司隸校尉

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廸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為尚書郎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

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

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

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

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

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

咸嘆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

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

其人懷檄請見

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言曰此

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

明德倫從之

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

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

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

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

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

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

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

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也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

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主吏慮有訟者白欲

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

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

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

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

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

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

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

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陳寔傳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
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
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
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
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
貌不以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
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
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
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

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
待終而已特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
閉門懸直按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
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
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寔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謚有
六子紀諶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
士皆淮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
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

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

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

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

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

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今關東兵起

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

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侯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

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

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

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

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土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

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

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

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

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口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

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也

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弟謙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陳紀傳

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

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古者諸侯朝天子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先賢行狀曰謹早終豫州百城皆

圖画寔紀謀形像焉○劉放曰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

放言爲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

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叫呼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昏而其

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

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

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

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羸寇懷道太丘

與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

啓有蔚穎濱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

爲字見荀氏家傳也

劉放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爲某字乃當作爲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亂難爲悉改學者宜知之

漢書卷之九十二

後漢書卷之九十三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

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鼎有骨如鼎足也

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

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

古今明於風角星筭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

子郃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

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

與音 贊曰 而曰

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

再舉茂才不應五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察孝廉益州

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詔又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

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

地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

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

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王道得則陰陽和

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命爵

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

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

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

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

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

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今

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龍興即位天

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

惟善道沛然寬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

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

也

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

今梁氏戚為椒房禮

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

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土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

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部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

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

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

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

宿衛開陽城門候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他功

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

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

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瘵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

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瘵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

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

注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調理斗

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氣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

則也法也天皇斟酌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

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

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

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

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

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

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

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

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

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

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

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

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

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

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

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

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

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

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

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

郎○劉放曰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盖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

少已復二字也出為廣漢雜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

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

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

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

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

曷為褒之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

放曰注為其與盟也貶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也案文少一公字

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曷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閉則利

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

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

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

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只有遷拜守死善道者

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

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放曰

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盖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宮博簡嬪媵

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

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

為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

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

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

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

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雲起貌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

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

畏

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

加近者月食既於端

門之側

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李尋上疏曰月

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

日中則移

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也

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

是以賢達功遂身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

為利所誘怵迫

於憂勤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

成之高全不朽之譽

莊子曰伯成子高居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姓元之則耕

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

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

事俛俛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

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

報

謂靈輒也

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荆

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

勞問境內赦寇盜前爨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

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

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

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

梁冀為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而固持之愈急

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

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

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

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

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

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

寢兵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

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

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

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

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

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

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為寶也

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與此所引不同也

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

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問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代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

可圖也事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

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為諸生博

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

見省納遷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

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

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

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

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

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

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

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

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

倫見儒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臨字子陵廙

林傳之千為平原

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

植見黨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

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

專心廢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過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于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改去

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近北鄉侯薨閭后

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

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

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

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

光立宣文帝霍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又立

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徵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

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

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

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

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此遭不

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

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

時詔所除官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

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

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

堯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舜之後舜仰慕三年坐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李固傳

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

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

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聖色也。棖、楠、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翦齊也。滋味重，系弗食也。溫飯煖羹，酸餒不易也。斯所謂聿追

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適，追也。詩大雅曰：文王能述追王。

季勤孝之行也。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

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

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

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窻呈試，出

入踰侈，輜駟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

貌，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

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

舊制，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

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

寇賊姦軌。

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璇美玉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

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則責在太尉。續

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

兩州數郡。

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揚之

地，故云。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

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

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吳據

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

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

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

煮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

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

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承謝

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

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戒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素免中官貴戚子弟為令長貪濁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

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

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

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

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至明然愚情眷眷竊

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

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且

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

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

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

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自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也食邑北海河東也霍光召丞相以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

何羣臣皆驚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劍曰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熟慮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

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

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

為嗣先是蠡吾侯志常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

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

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

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

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

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

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

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

從猶望眾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

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

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

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在河

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鑕

樞音竹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

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

墓瑩汚先公兆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

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文帝宣帝皆羣臣
迎立立能與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述謬公等曲從以

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

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

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嘆流

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
基偃師長

袁宏記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為長史聞固策免
並奔官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為郡功曹詔下郡殺

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
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吏驗實就殺之小子

爨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
四達謂

之衢郭璞注曰
交通四出者也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

亮謝承書曰亮字直直朗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遊

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蒼頡篇曰鉞斧也右秉鈇鑕詣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門外有萬壽亭李杜二公

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

公犯詔書于試有司乎腐生者猶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

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

長嘆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

踟地厚不敢不踏踟曲也踏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

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踏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

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

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季寔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嘗

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索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

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歛歸

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

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

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

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嘆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

嘉訓乃共論 熒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

集德行一篇 三子歸鄉里時熒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

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

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 密與

二兄謀豫藏匿熒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

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

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

十五年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熒乘江東

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熒遠

託命勝咨家以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

熒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熒熒專精經

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

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

下并求固後嗣熒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

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

而戒熒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

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

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

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爨謹從其誨後王
成卒爨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
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
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
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爨並交二子
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遠也無莫也義之與正靈
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掠國家
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爨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
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

同而續竟歸藩爨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

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爨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

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

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
者傳爨上書陳諫辭義

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

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

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

封然後發喪劉攽曰案甄邵遷為郡守不得言受
封未知當何事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

封謂拜邵還至洛陽爨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

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燹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

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為諸生舉孝廉

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

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狗察兗州表奏太

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

守汜官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

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

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

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聞主誅賞各緣

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

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蒼頡篇紱紱也裂勞臣之士

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

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本傳

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資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

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

史种暉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

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

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

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

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

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章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惠帝納后

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綵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

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

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

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

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

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

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

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

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

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

後漢書卷九十三 杜喬傳
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
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
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
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
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鎖詣
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
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
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蘄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
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

牧豕云袁山松書匡一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已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

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唯孝與忠全死生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為義則傷生貴義則賤生也專為生則騫

義騫違也專為物則害智為物則伐智故為害專為已則損仁若

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

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論語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

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

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

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觀其發正辭及所遺

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

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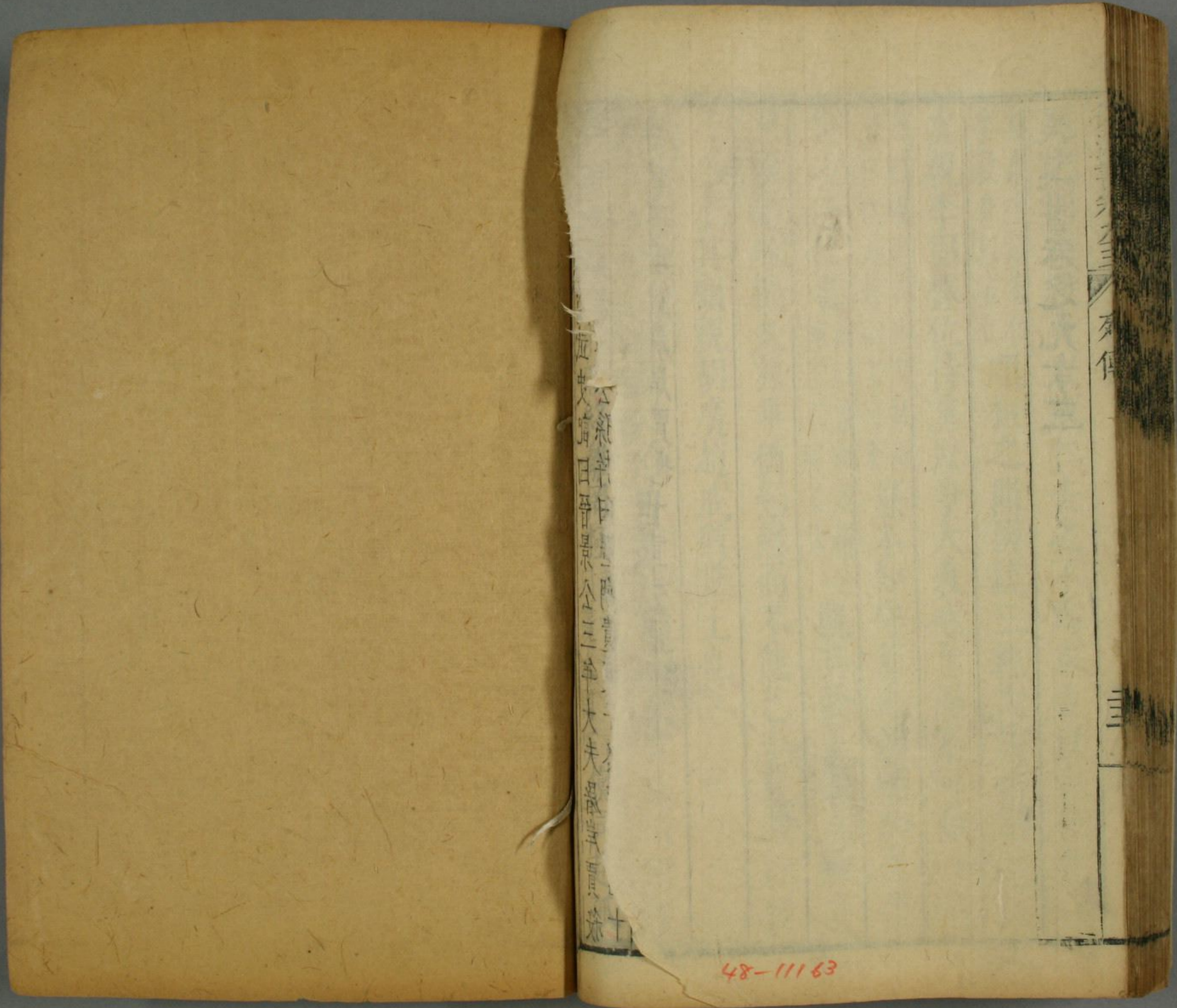
伊尹后稷也道亡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離人罔極爨同趙孤

趙朔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

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

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世載弦直載行也

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列傳

公... 景公... 大夫... 景... 賈... 子...

48-11163

